桐城宋之杰，登徒子也，形骸放荡，举止轻浮，素为乡邻所不喜，但其有功名在身，是为秀才，故里长也莫之能奈何。

  某日于友家饮，醉归，天已晚，路途崎岖，不意已错途。遥望前有灯火几点，大喜，急行至门前，细打量，自是飞檐高耸，石狮两旁，显然大户人家。叩门而问曰：“可有人否？”' m8 w2 r! y4 y\* j  q; l& V

  院内有女子应曰：“何人半夜叫门？”

  “秀才宋之杰，迷途不知路，欲借宿贵庄，不知通容否？”% M5 m6 ]0 e# B

  女子沉默半晌，回应曰：“此处皆女眷，客为男儿身，恐有多不便。”5 Y  \9 Q& D( I: Z! M. c

  之杰急忙道：“天色已晚夜更深，路途遥远难以行；望请主人多垂怜，莫使小生宿野营。”2 C7 \_\* w8 y' ~# W

  此时，又一女声传来，音略苍老：“环儿，何人叫门？”答曰：“禀老夫人，乃是一酸秀才。”

  “既是贵客，为何阻于门外？真是讨打！”

  “环儿知罪，请夫人恕罪！”8 h! \$ y2 [4 [$ J9 k

  “将贵客引去沐浴，后带到前厅，老身自当摆宴相迎。”$ \_  k3 [! n+ [! Q\* D

  “是！”7 g6 |' R/ C9 d\* v( s, [4 S

  那宋秀才自然大喜，高声叫道：“如此多谢老人家！借宿一晚已是大恩，岂敢再行叨扰！”

  “客人不必多言。先夫在时亦是好客，常以孟尝君自称，老身岂能改了规矩。”% [7 ^9 R3 O/ U

  此时门已开，那环儿已出来道：客人请随奴婢来。”

  秀才闻其声音清脆宛若玉磬，朦胧月色下，更若仙子。宋某顿时心庠不止，开口调笑道：“小娘子今晚可有人相伴否？”

  环儿羞怒，关门后言曰：“客人自重！”遂自行前往后院厢房。宋某尾随，一路上雕栏玉砌，红灯高挂，数不尽的豪华。至房内，已有热水备焉。开口笑道：“小娘子自是体贴，不知可共沐否？”环儿羞走不再答理。

  沐毕，穿戴后出得厢房，已不见环儿，却是另一丫头等候：“客人请随我来，我家老夫人已备齐酒菜，正于客厅相候。”宋某道：“如此烦劳姐姐领路。”

  那丫头咯咯笑道：“不敢，相公可叫奴婢翠儿。”音色竟略有销魂之意。宋某心中一热，口中也轻佻不已。翠儿偶有附和，若即若离。宋某欲加兴奋。

  旋至前厅，之杰望去，见莺莺燕燕，翠翠红红，好不热闹。宋某心中暗想：若是一生皆在此中，虽死而无憾矣！口却不怠慢，向正中老妇一揖道：“之杰谢过夫人收留。”

  “客人不必多礼，请入席。”老夫人手略抬，虚搀一下言道。

  宋某再揖：“叨扰了！”然后入席。6 U- L2 c$ K$ L. ~, [, G. v

  酒过三旬，老夫人一一介绍诸位，皆是儿媳女儿孙女。宋某亦从言谈之中了解主人始末：却是将军之后，满门英烈；上月才迁至此。$ v' ^: h# l1 m; ^

  再一会，忽然酒意上头，宋某站立起欲告辞回房，却闻四周一片倒也之声，知不妙，晚矣，顿时昏睡过去。